第一章　不會重蹈覆轍

明舒醒了過來，呼吸有些不順，腦袋也重重的。

她睜開眼，怔怔地看著入目的景物—— 小小的房間，簡單的案桌，質樸的燈臺，上面還有一個刷了紅漆的梳妝盒，刻了梅花，一看就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，但卻曾經是她的心愛之物，裡面有很多她攢下來的，小巧別致的首飾。

她不是死了嗎？為什麼會見到這些？

明舒下意識伸出手來，就看到了一隻小小的，細細的手……

正怔怔地看著，突然聽到外面傳來一陣遙遠又熟悉的責罵和跳腳聲，她愣了愣，轉頭就看向聲音傳來的方向。

那些說話聲裡頭好像有她二哥的聲音，確切的說是她二哥小時候的聲音，還有……她娘的聲音？

顧不上仔細思考現在究竟是什麼情況，明舒下了床，赤著腳走到門後，隔著一道門聆聽外面的說話聲。

「……你這是長本事了，把人家二狗打成豬頭不算，還把人家小姑娘踹翻在地，我看你是皮癢欠抽！」周氏拿著雞毛撣子惱怒地追著次子孟石文打。

十一歲的孟石文被抽得嗷嗷直叫，一邊捂著腦袋逃竄著，一邊還不怕死地叫道：「我打的就是他們！下次再敢滿嘴噴糞撞到我手上，我還要打，不僅要打成豬頭，還要打成個爛豬頭！」

「你！」

周氏氣得一個雞毛撣子揮過去，孟石文激憤之中閃避不及，被狠狠抽在了身上，「嗷」的一聲跳起來。

「娘！」

一直在一旁站著的老大孟石桉眼角抽了抽，終於出聲道：「娘，這次不怪二弟，是那二狗和他妹說妹妹的壞話，二弟才這麼生氣，下狠手打他們的。」正是因為這樣，他人在旁邊也沒制止。

「說你妹妹的壞話？」周氏一愣，隨即臉就黑了下來，「他們說你妹妹什麼了？」次子雖然調皮，卻也不是不知輕重的，這次會把人打得這麼狠，那肯定是很難聽的話了。

孟石桉臉色沉了沉，沒出聲。

孟石文在後面恨恨道：「他們嫉妒妹妹長得好看，就說妹妹小小年紀就長了一副、一副妖女勾人樣，將來肯定是個禍國殃民的禍水！我呸，他們才是禍水，不，禍害，一家子都是禍害，老子以後見一次打一次！」

周氏扔了雞毛撣子，怒氣衝衝道：「對，以後誰敢說這種話，你就狠狠的打，不過……下次不要打臉，挑看不見的地方打，就打成面上好，內裡都爛了的爛桃子，誰讓他們都長了一肚子的壞水！」

明舒的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，這些記憶她早就塵封了，沒想到死後竟然又回到了這些記憶中。

聽說人死後會回憶起自己最美好的記憶，所以這些就是她最美好的記憶嗎？

Crescent Family

明舒正這樣想著，突然聽到外面又傳來一個聲音，讓她又是一愣。
那是她祖母孟老太太的聲音。
「哎喲，茹娘啊，你們這是在做什麼？」孟老太太走進堂屋，看到地上的雞毛撣子，亂七八糟的桌子凳子，再看孟石文臉上跟人打架落下的淤青，不滿道：「文哥兒你這是又跟人打架了？你怎麼成日的鬧事，就沒個消停的時候呢？」
她嘟囔完也懶得理會孟石文撇嘴生氣的樣子，就衝周氏道：「茹娘啊，舒姐兒呢？她在哪裡？」
周氏道：「舒姐兒睡著呢，她今天——」
孟老太太沒等她說完就打斷，「哎喲，這都什麼時辰了，怎麼還在睡？不是我說妳，茹娘啊，妳也太嬌慣她了，妳快去叫醒她，我要去東街藥鋪抓些藥，就讓舒姐兒陪我一起過去吧。」
怎麼就不聽人說話呢？
周氏忍耐道：「娘，舒姐兒今天早上身體有些不舒服，好像是熱症，兒媳就讓她喝了些水，睡上一會兒，可能會好些。要不讓文哥兒陪您去一趟？」
孟老太太嫌棄地看了一眼鼻青臉腫的孟石文，道：「不用了，不用他。舒姐兒既然身體不適，那正好，我就順便帶她去旁邊的醫館看看大夫，好了茹娘，妳別管了，我先去看看舒姐兒。」
祖母，東街藥鋪，熱症……一連串記憶襲來，明舒的手按在牆壁上，不由一陣發抖。
呵，這哪是什麼美好的記憶，這就是她一世流離的開始啊！
就算已經相隔多年，她仍然記得很清晰，因為就是這一天，孟老太太說要帶她去東街藥鋪抓藥，路過城中有名的「來福酒樓」時又說帶她上去買些好吃的。
但實際上卻是她那個賭鬼二叔欠下了巨額賭債，商量好把她騙去酒樓，再逼著她父親按下手印將她賣給賭坊抵債，換回了二叔的欠條。
而賭坊的老闆同時還是來州城有名的青樓風月閣的老闆，在二叔和祖父母的哭求下，風月閣老闆相看過她之後，就同意了拿她去抵二叔欠下的債。
這一年她才八歲，就這麼被賣去了青樓。
「哎呀，舒姐兒，妳已經起來了？那正好，快點換了衣裳，陪祖母去東街，今兒個祖母帶妳去吃好吃的。」
正當明舒還深陷在過往那些記憶中的時候，房門已經被推開，孟老太太熟悉的聲音在她頭頂炸起。
她抬頭，就看到了孟老太太那張佈滿褶子的臉，她幼時還覺得偶有慈愛，但之後午夜夢迴時卻厭惡透頂。
本以為自己是在死後入了回憶，可現在這個場景卻有些過於真實了……
她不想理會孟老太太，厭惡地看了她一眼，轉身逕自走到房間裡唯一的窗戶前，推開了窗戶，寒風吹進來，明舒一個激靈，人一下子清醒過來。
外面是一望無際的雪景，大雪裹著零零星星的枯樹，越發顯得清冷。
這裡的確是常年積雪的北疆，她好像真的回來了，回到了八歲的這一年。

Crescent Family

孟老太太被明舒剛剛那一瞪嚇了一跳，反應過來後差點沒跳起來罵，不過想到今天要做的事情，她又把笑容掛了回來，雖然虛假且僵硬無比。
「舒姐兒，妳這孩子是怎麼了？祖母跟妳說話呢，快點換了衣服，祖母帶妳去東街玩，今兒個給妳買好吃的。」
明舒心中冷哼，回過頭來，對著孟老太太冷冷道：「不去。」
她聲音清冽，雖然還帶著稚嫩，卻自有一股威嚴，讓人不自覺就是一凜。
孟老太太一愣，隨即不悅道：「舒姐兒，妳這是怎麼了？這是被魘著了，還是發起床氣呢？快換衣服去外面醒醒神！」
她一邊說著，一邊也走到了窗前，伸手就去拖明舒。
就在她的手碰到明舒胳膊前，明舒猛地一把推開她，惡狠狠道：「我不去！」
話音剛落，房門又被推開，周氏也走了進來。
「娘！」明舒眼睛一酸，三步併作兩步撲到了周氏懷中，哽咽叫道：「娘，我不去東街，二叔在賭坊輸了錢，祖母想誑我出去，把我賣去窯子給二叔還賭債，我不要去，我不要被賣到窯子裡！」
孟老太太剛剛被明舒突然推了一個趔趄，好在扶了床沒摔倒，但畢竟一把老骨頭，腳還是崴了一下。
可聽到明舒竟然說出她的目的，一時顧不得疼，厲聲道：「舒姐兒，妳在胡說八道些什麼？妳是不是失心瘋了？」
這丫頭怎麼會知道這事的？
「我聽到了，我昨晚都聽到了！」明舒抱住了周氏的胳膊，朝著孟老太太大聲道：「我昨晚聽到妳跟二叔說話，二叔讓妳今天帶我去酒樓，他再騙爹過去，讓那些人逼著爹摁手印把我賣去窯子，好替二叔還賭債。呸，他欠的賭債，憑什麼要我來還！」
說完她又轉向周氏，啜泣道：「娘，我不要被賣進窯子……」
周氏驚得面色煞白，她下意識摟住明舒，瞪著孟老太太，「娘，這可是真的？」
「她這是瘋魔了！」孟老太太聲音尖利，神情有些慌張，「這種瘋話妳怎麼能信？我看她定是撞了邪祟，茹娘，妳快把她交給我，讓我去找大師給她看看。」
說著，她上前就想去拖明舒。
周氏一把護住了明舒，眼神防備地看向孟老太太，道：「娘，舒姐兒不舒服就讓她在家歇著，還出去做什麼？」
孟老太太被她這副樣子激得大怒，推著周氏就去拽明舒，嘴裡一邊罵著，「反了天了，反了天了！」
她越發脾氣、形容越急迫，周氏就越是生疑，護著明舒堅決不讓她被帶走。
最後孟老太太氣極，腳上崴到的地方又疼痛難忍，怒聲道：「妳以為不讓我帶她走，這事就成不了了嗎？我告訴妳，伯年已經去了酒樓，只要他摁了手印，這丫頭就是賭坊的人了，回頭賭坊來帶走她，看妳還能有什麼辦法！」
伯年就是孟老太太的長子，周氏的丈夫孟伯年。
周氏不敢置信地看向自己的婆婆。

Crescent Family

房門大開，不知何時孟石桉和孟石文站在門口，俱是一臉驚怒的看向孟老太太。
周氏氣得全身發抖，她罵道：「孟仲志賭輸了錢，憑什麼要賣我的閨女？你們敢賣我的閨女，我就跟你們拚了！」
她說完轉頭就對門口的大兒子道：「石桉，你快去鋪子裡把你爹叫回來！」
孟石桉轉頭就往外跑。
明舒跟周氏說了聲「娘，不要讓她走，我去跟大哥說幾句話」就跟著衝了出去，順便還拖了二哥孟石文一起，有事情吩咐兩個哥哥去做。
莫名其妙回到了被賣的這一天，她可不想再被賣一次，雖然後來也算是被人救了，但那些噩夢般的經歷她一點也不想再有第二次。

孟老太太看到明舒跑了出去，又聽周氏說讓大孫子去尋長子，她自然不希望事情出什麼意外，就想去攔住他們。
可是她腳崴了，又有周氏擋著，哪裡能攔得住，撲騰了兩下，最後只能氣得坐在地上捶地，怒罵道：「伯年早就已經去酒樓了！周茹娘，我告訴妳，今兒個這丫頭妳賣也得賣，不賣也得賣！如果妳敢使壞害了我兒的性命，我就去官府告妳忤逆不孝，虐待婆母，不僅讓伯年休了妳，還要讓妳沉塘……」
就算面前是自己的婆母，這一刻周氏也氣得想上去打兩巴掌，可是現在還有更讓她心急如焚的事情。
她知道丈夫的性子，那就是個心軟耳根子軟的，如果他真的被公爹逼著，被小叔子哄著，很有可能就摁了手印，那她的舒姐兒要怎麼辦？
想到自己一手養大，從才幾個月大的嬰兒長到現在機靈乖巧的小姑娘，竟然要被賣進窯子，她就渾身發寒，忍不住的全身發抖。
這些人，怎麼能這麼惡毒下作！
孟老太太坐在地上罵得越惡毒，周氏就越是憤怒，直到最後，一顆心簡直就像是火燎一般，正氣得發抖之際，一隻小手握住了她的手。
「娘，不要著急。」明舒抬眼看她，低聲道：「我並非孟家的親生女兒，依大周法律，孟家可賣不了我。」
周氏一愣，呆呆地低頭看著明舒。
明舒已經轉過頭去，看向了坐在地上氣得直喘氣的孟老太太，冷誚道：「賭坊不是勢大嗎？你們不是理直氣壯嗎？想要拿我去抵了孟仲志的賭債就光明正大的過來家中好了，偷偷摸摸又哄又騙的做什麼？妳去酒樓把他們都叫過來啊。想要賣我，那就當著我的面把話說清楚，再當著我的面簽字摁手印，我在這裡等著。」
明舒微仰起小腦袋，看著孟老太太的眼神鄙夷又厭惡，這個時候，她早不願再喚一聲「二叔」了，反正孟仲志本來也就不是她的二叔。
孟老太太看著眼前這個不過八歲的小姑娘，一時之間竟生出又驚又懼的情緒。「妖孽……妖孽啊！」
果然不是他們老孟家的種，小小年紀就這麼個樣子，分明是個妖孽，賣了才好，

Crescent Family

免得留在家中招惹禍事。
孟老太太爬起來，不顧腳上的疼痛，一瘸一拐，好像身後有惡鬼追趕般，逃也似的跑了。
她得趕緊去酒樓尋了人來，把這妖孽捆了送走，不能讓她跑了。
周氏上前想攔，卻被明舒給拉住了。「娘，攔不住的。只要二叔哄了爹摁了手印，酒樓那邊不見祖母帶我過去，肯定是會過來要人的。」
周氏咬牙，道：「舒姐兒，我送妳去妳外祖家，妳放心，娘絕不會任他們把妳帶走的！」
明舒歪頭看著周氏，她倒是忘了周家。
的確，周家不可能容許孟家為了孟仲志賣掉自家的外孫女，不過……她並不是她娘親生的，這就得另說了。
於是她搖了搖頭，「娘，送我去周家也只是逃得了一時，賭坊若拿爹摁了手印的賣身契去要人，他們也護不了我。」
她看著周氏發白的面色，頓了一下，道：「不過娘，依大周律，拐賣官家女可是重罪。娘，您能跟我說說當初收養我時的情景嗎？」
周氏怔怔看著明舒，剛剛她太過著急，一時把明舒先前那句「我並非孟家的親生女兒」給忘了。
她心慌慌的，喃喃道：「舒姐兒，妳……這事妳是如何知道的？」
明舒抿了一下唇，道：「娘，這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，我以前就聽到過別人在背後議論，還有二嬸，她經常在私下裡說我明明不是您親生的，您卻這般嬌寵我，穿的用的比憐姐兒還好，簡直是浪費糧食。」
憐姐兒就是孟仲志和許氏的女兒孟憐，幾天前許氏就帶了兒子女兒回娘家去了，想來是早和孟仲志商量好避禍去了吧。
周氏的臉色一下子又難看起來。
明舒拽了拽她的手，道：「娘，那些都不重要，您跟我說說當初收養我的情況吧，再不說，我怕我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知道了。」
雖然她前世就已經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但很多細節卻不清楚。
前世她被賣到風月閣沒多久，就被來州藝坊的老闆隋夫人贖走了，來州藝坊雖然也是風月場所，但那裡的姑娘多是賣藝不賣身。
隋夫人的背景比賭坊和風月閣背後的老闆來頭更大，在這邊疆地區，一向是誰的拳頭硬誰說了算，所以隋夫人並沒有花費太多力氣就將她弄去了來州藝坊。
在那裡，她跟著隋夫人習舞七年，直到後來被那個人看上，成了他的侍妾。
再一年後她又跟著他去了京城，然後在京城見到了嫡親的祖父母英國公夫婦後，她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。
不過就因為她曾是樂籍，哪怕英國公夫婦發現了她的身分，卻也不肯認她回國公府，反而讓她做了她從妹夏明珠的踏腳石，最後在她生母墳前，用一枚毒針送她上西天。
因為她是當時在京城已經能一手遮天的攝政王，燕王趙景烜放在心尖子上的人。

Crescent Family

英國公世子夫人，也就是她的大伯母說，只有她死了，趙景烜看在她的分上，一定肯娶夏明珠，哪怕他不喜歡夏明珠，也會讓她安安穩穩地坐在燕王妃的位置上。
周氏疼愛又憐惜的喚聲讓明舒從回憶中醒過神來，她拉著明舒的手，道：「舒姐兒，妳過來吧。」
明舒「嗯」了聲。
周氏拉著她到了房間，從箱底取出用布層層包裹的一物，揭開布包，從裡面取出一塊烏木佩，遞給了明舒，「舒姐兒，這個就是當年妳身上之物，上頭有著『明舒』二字，妳的名字便是取自於此。」
明舒看著那烏木佩，心頭發酸。
周氏只當她是乍見到身世之物心中難受，摸了摸她的頭髮，柔聲道：「舒姐兒，當年青州戰亂，我們是從青州城逃回來州老家時遇到抱著妳的護衛的，他姓楊，當時已經身受重傷，把妳交給我們之後只交代兩句就身亡了，那時妳才幾個月大。那個護衛說，妳父親是軍中的將領，卻沒有更多的訊息，只是舒姐兒，當年青州城破，大周軍幾萬兵馬全軍覆沒……」
周氏言下之意，既是軍中將領，必是身亡了。
明舒收拾好心中混亂的情緒，她親生父母的事情她早知道，所以再聽到此事，心中並無多少波瀾，「娘，除了這個，我身上還有其他東西嗎？」
聽到明舒問起這個，周氏面色有一些難看，還有一絲憤色。「有，除了這個，妳身上還有一個白玉瓔珞、赤金手鐲和一對赤金腳鐲，另外那個護衛將妳託付給我們的時候，還給了我們三百兩銀子。」
她頓了一下，繼續道：「可這些東西都被妳祖母拿走了，那時我們從青州城逃回來，家中早沒什麼家當，後來我們能在來州買地買房，家裡的兩個鋪子，還有老家的幾十畝良田，靠的都是妳那三百兩銀子，還有典當妳身上的瓔珞和金鐲換來的。不單那些東西，就是妳身上的衣裳，那時憐姐兒出生，妳二嬸說妳身上的衣裳料子好，養孩子皮膚，也把那衣裳給借了過去。」
雖說是借，許氏卻再沒還過。
明舒點點頭，又想起來一事，她的嫡親祖母英國公夫人曾說過，雖然所有人都說她死了，但她生母福安長公主生前從來都沒有放棄尋找她，後來幾經周折，還真的循著被典當的瓔珞和金鐲找到了孟家。
那時周氏已亡，孟伯年也已續娶，孟家人就拿出她幼時的衣裳和襁褓，說孟憐就是當年那個嬰孩。
真是愚蠢又可笑，他們居然以為憑著一個襁褓就能替了她的身分進入國公府，當然這個陰謀很快就被拆穿。
孟家人當然不敢說他們把她賣去了窯子，就說早些年她就病逝了，福安長公主身體本來就不好，受此事刺激沒多久就病逝了。
就因為這些人，她到死也沒有見過她的親生母親一面。
明舒低頭摸著手上的烏木佩，她原本以為自己對這些事情已經沒有那麼多情緒，但還是有一滴淚水落下，滴在那烏木佩上。

Crescent Family

周氏見她如此，伸手抱住了她，道：「舒姐兒，這些事情娘不是不想告訴妳，但妳還小，娘是想著等妳大些再告訴妳的……這個烏木佩因為看著不起眼，我才能偷偷藏起來，想著或許將來妳家裡人尋過來，妳總要有個證明身分的東西，就算沒有人尋來，妳留著也能有個念想。」

明舒用拇指抹了那烏木佩上的眼淚，道：「嗯，我知道，謝謝娘。」

前世她沒能聽到周氏跟她說這些，因為在她被賣到窯子後不久，周氏就「因病」過世了，這烏木佩還是很多年後，她再見到大哥孟石桉時，他才交給了她，說是周氏臨終前交代的。

雖然孟石桉沒有明說，但她知道，正是因為她，周氏才會被孟家人害死。

後來她私下調查，得知周氏性子烈，女兒被賣到了窯子，她自然不會善罷甘休，威脅著孟家人要把她換回來，否則她就去告官。

孟家人這才想起來明舒很可能是官家女，而依照大周律，拐賣官家女是流放甚至殺頭的大罪。

他們那時候才知道害怕，可事情已經做下了，最後為了遮掩罪行，乾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讓周氏「病逝」。

這一次，她絕不會讓那些事情再發生，那些賣掉她的人，害死娘的人，她一個都不會放過！

第二章　親口揭穿身世

一個時辰後，孟家眾人就和賭坊的人一起到了家裡。

孟老太太對站在堂前的明舒陰陽怪氣道：「舒姐兒，按妳的要求，人都帶來了，妳現在可以乖乖跟這位廖大娘走了吧？」

廖大娘就是她身後那位衣裳鮮亮，一起跟著過來的風月閣的人。

明舒還記得她，當年她被賣之後就是被這人帶走的。

「咳。」孟老爺子咳了一聲，擠出一點勉強的笑意，請廖大娘還有另外一位管事模樣的中年男人坐下。

隨後他收了笑意，換上沉重和哀痛之色看向周氏和明舒，道：「老大媳婦，舒姐兒，這事妳們已經知道了？」

周氏冷冷地看著他，沒出聲。

孟老爺子只當看不見她的臉色，長歎口氣，對著明舒道：「舒姐兒，這事是妳二叔對不起妳，但妳一直都是孝順的好孩子，應當明白妳爹的不得已。

「妳放心，這位廖大娘說了，妳跟著她過去絕對不是做什麼窯姐兒，而是會將妳當成親生的孩子般疼愛，好好教妳名門閨秀才能學的琴棋書畫，以後等妳長大了，也會幫妳挑一位貴人嫁過去。」

孟老爺子說話之時，那廖大娘一直笑吟吟地看著明舒，臉上露出滿意之色，等他說完她便衝著明舒笑道：「過來吧孩子，妳這樣的人才，大娘怎麼會讓妳去做什麼窯姐兒，妳放心好了，大娘定會好好栽培妳，以後給妳挑一個豪門顯貴的夫君。」

那意有所指的笑容簡直讓人雞皮疙瘩掉滿地。

方才周氏雖也憤怒不已，但那畢竟是公爹，她忍著沒有罵回去，這廖大娘所言卻

Crescent Family

讓周氏再也忍不住，直接「呸」了一聲。
「妳自己親生的孩子想要怎麼教著給貴人做小做外室，我們沒什麼興趣，但我們家好好的女孩兒是絕不會讓她入樂籍，去學那些下賤東西的！我告訴你們，你們今天敢帶走我女兒，我就敢去告官，告你們逼良為娼！」
廖大娘臉色以可見的速度沉了下來，尖聲道：「逼良為娼？今日可是你們孟家哭著求著請我們過來的，看來這事是還沒有商量好呢，我們是做正經生意的，買賣一向都是你情我願，怎麼會強逼人賣女？」
說完，她就看向身旁那中年男人。
中年男人姓徐，他冷哼一聲，陰沉著臉看向孟老爺子，道：「昨天是你們家二爺和老太太在我們面前一個勁兒的保證，說要把你們長房的長女送給我們，好抵掉二爺欠我們賭坊的五百兩銀子，雖說這是個虧本生意，但你們哭得可憐，我們也不希望將人逼入絕境，這才勉強同意了。
「可現在看來這只是你們的一廂情願，壓根做不了這個主，我們可不擔這什麼逼良為娼的惡名，我看今兒個我們還是帶走你們家二爺，今日酉時前你們就一手交錢一手換人吧，否則就等著我們送他一條胳膊過來，且當是利息。」
他的話音剛落，便有兩個穿著黑衣短打衣衫的打手衝過去，作勢要去拖孟仲志。
孟仲志嚇得一下子就撲倒在大哥孟伯年的腳下，抱住了孟伯年的腿哭道：「大哥，都是我的錯，是我一時糊塗做了錯事！可是大哥，如果今天不把舒姐兒給他們，他們就會要了我的命，真會要了我的命的！求求你，大哥，你就救救我吧，我以後一定改過自新，再也不會去賭了！大哥，你救救我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弟弟啊！」
孟老太太一向最寵小兒子，賭坊這一要拖人差點把她急瘋了，也拽了孟伯年的衣服哭嚷，「老大你快點簽啊！」
見大兒子被自己拽著面色難看，身子微微發抖卻不肯動，她又道：「老大，你可不能為了一個丫頭片子連你弟弟的命都不顧了啊！我告訴你，你弟弟如果死了，我跟你爹也活不下去，到時候你還能心安理得的過日子嗎？老大啊，你難道要為了個女兒害死你弟弟，害死生你養你的爹娘，也不顧石桉和石文的死活了嗎？」
孟石桉和孟石文站在後面，他們早就氣炸了，但一直死死忍著，這時候聽到孟老太太提到他們，孟石桉年紀大些，一向沉默穩重也就罷了，孟石文卻再也忍不住。他跳起來就罵道：「呸，明明是二叔賭錢把家當輸光，要討錢找他去啊，就算真要賣人，那不是還有二嬸和二妹妹嗎，憑什麼要賣我的妹妹？還說什麼害死我和我哥，這關我和我哥什麼事！」
孟老太太見孟石文說這種話，頓時怒火中燒，斥罵道：「你這混帳小子，這兒哪裡有你說話的餘地？還賣你二嬸二妹妹，你這沒人倫又不知親疏的東西，都是你娘把你們兄弟倆給教壞了！給我閉上你的嘴滾一邊去，再胡說八道回頭就讓你爹抽死你！」
孟石文氣得直跳腳，「我呸，我娘把我們教壞了？妳教兒子倒是能，都能到去賭坊把家產敗光，還要禍害別人……」
周氏怕他再口不擇言，一手扯住他，對著孟老太太道：「這裡沒有他說話的餘地，

Crescent Family

那我能說話嗎？石文說的是事實，難道孟仲志還不上賭債，你們這樣坑蒙拐騙的逼著人賣女兒就是有人倫嗎？」
說著她又看向丈夫，「孟伯年，我告訴你，你要是敢拿我的女兒去替你弟弟還賭債，我們今天就恩斷義絕，我帶了孩子離開你們孟家！」
「呸，滾就滾！」孟老太太聽到周氏的話，啐了一口，「周氏，妳忤逆不孝，虐待婆母，我已經忍妳很久了，今天的事情了了，我就讓伯年休了妳！但妳滾就滾，舒姐兒卻是我們孟家的孩子，我們要賣就賣，妳可做不了她的主！」
「夠了！」孟老爺子對著孟老太太沉聲斥道。
他轉頭看著周氏，一臉疲憊地道：「老大媳婦，這事是老二的錯，但事已至此，我們家的兩間鋪子抵在他們手上，還另外再欠了五百兩銀子，如果不把舒姐兒給出去，我們怕是要把這住的房子、家裡的田產，以及所有東西都賣了。
「即便這樣也未必還得起，到時候我們的日子要怎麼過？以後桉哥兒和文哥兒的日子要怎麼過？老大媳婦，妳不僅是舒姐兒一個人的娘，可也是我們老孟家的媳婦，是桉哥兒和文哥兒的娘。」
他再轉向滿臉痛苦的大兒子，長歎一聲，老淚縱橫地道：「老大，就當是爹對不起你們，你也聽到了，舒姐兒跟著他們走，以後日子還能過，可是不跟他們走，你弟弟就要死，我們就要家破人亡了啊。」
孟老爺子這麼一說，孟老太太也不撒潑了，一把就跪了下來，哽咽喚著，「老大……伯年……」
孟伯年一向孝順，孟老太太這一跪，他也趕緊跪了下來，看著孟老太太披頭散髮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再看一旁鼻青臉腫的弟弟，心裡是又恨又痛又絕望。
他自然是疼女兒的，可再怎麼樣也違不過爹娘弟弟和一家老小。
轉頭看向站在周氏身邊一直沒有出聲的明舒，他拉開了孟老太太和孟仲志，起身走到了明舒面前，「撲通」一聲跪下，聲淚俱下道：「舒姐兒，是爹對不起妳，妳、妳能不能為了爹，為了祖父祖母……」
說到後面他低下頭，再也說不下去。
周氏一把摟過明舒，眼中滿是失望和憤怒，「孟伯年，你竟然真的想要賣了舒姐兒替你弟弟還賭債？那麼要是之後你弟弟再欠賭債，你是不是也能把我、石桉和石文都給賣了，給他填那個無底洞？」
一旁的孟老爺子聽了這話立即道：「老大媳婦，妳放心，這回肯定是最後一次了。我答應你們，等今天的事情完了，我就請族長和幾位族兄做見證，把這個家分了，以後老二的任何事情我們都不會再管，老大也不用管。」
明舒冷笑，她從周氏的懷中退開，開口道：「關我什麼事？」
她看向孟仲志，冷笑道：「二叔，你自己不是有老婆有女兒嗎？你怎麼不賣她們，反而把她們送去你岳家，將我推出來？而且你算個什麼東西，你們一大家子拿了我的銀子，吃著我的、喝著我的，現在竟然恬不知恥的想要把我賣了，好給你們家還賭債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」
可偏偏上一輩子她還真真切切被他們給賣了！想到這個，明舒咬牙切齒，真是切

©Crescent Family

了他們的心都有。
原本在孟家人的想法裡，她不過就是個八歲的丫頭，只要孟伯年肯下決定，周氏不再鬧，明舒本人的反應其實是可以忽略不計的。
哭鬧怕什麼，風月閣那種地方，收拾一個不聽話的小丫頭的手段多的是，收拾兩天也就消停了，可現在她這番話卻把所有人都給驚住了。
孟家人跟見了鬼似的瞪著明舒，想說什麼，但喉嚨卻像是被卡住般，一時竟是發不出聲音來。
明舒再看向賭坊之人，目光掃過他們，最後定在了桌上那兩份賣身契上。
她走過去，伸手拈了起來，賭坊的人想拿回來，卻被那徐管事的眼神給制止了。
明舒拿過那賣身契，上面是她無比熟悉的內容，「來州府人孟伯年，將長女孟舒賣於來州風月閣，入樂籍……」
她冷笑一聲，將賣身契扔到了孟伯年面前，「你要上趕著為你的好弟弟賣女兒，那就摁手印啊，不過記得把這名字給改過來，我記得族譜上你的長女是叫孟柔吧，麻煩不要用跟我相似的名字，我看著礙眼，別人也容易誤會。」
周氏和孟伯年確實有一個女兒叫孟柔，只不過出生幾個月就夭折了，若是還活著跟明舒差不多年紀，這也是周氏收養明舒之後對明舒疼愛有加的原因之一。
孟家收養明舒意外發了一筆財，卻不想外人知曉，正好收養明舒之時是在逃難途中，回到老家之後就只說明舒便是當初周氏生的那個孩子，舒姐兒只是她的乳名。
徐管事和廖大娘瞇起眼，他們可都是人精，要是到現在還看不出問題來，那也不用在外頭混了。
他們是想要明舒，但也不會不明不白的要。
孟家人同樣也反應過來，孟老爺子驚惶之中眼神似刀般剜向周氏，見周氏面上冷硬，毫不吃驚，哪還有不明白的。
他驚怒交加，忍不住脫口道：「愚蠢婦人！」
不過是個女兒，還不是親生的，她竟然為了這麼個丫頭片子出賣他們孟家，棄她丈夫和兩個兒子不顧？
蠢婦，真是蠢婦！
孟仲志顯然也想起了什麼，他這些天本就生活在驚惶恐懼之中，此時更是生出極度的驚懼，他拖住孟伯年大叫道：「大哥你快簽，你快簽啊！讓他們帶走她，我都是被她給害的！大哥，你救救我！」
明舒冷笑，她看向中年管事和廖大娘，微抬下巴，「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們，我並不是孟家女，我父親是大周的將軍，為保護這些邊疆百姓死在沙場上。我父親戰亡，帶著我的護衛亦身受重傷，臨死前將我託付給孟家。
「孟家人本來一窮二白，他們奪走了護衛給的撫養費，將我身上的首飾金銀悉數典當，拿這些錢財置辦了家業，可就這還不知足，現在竟然想把我賣去青樓，我就問一句，這樣你們還敢買嗎？」
聞言，徐管事和廖大娘臉色大變。
北疆常年戰亂，名義上雖也是文官管轄，但實際卻是武將統領的地方，他們後臺

Crescent Family

雖然也還算硬，但武將最是重義護短，她父親若真是為國戰死的將軍，就不會少了肯為她父親搏命的將士兄弟。
他們敢逼戰亡將軍的遺孤為娼，此事若是傳出去，那就是不想在這北疆混了，而且看這小姑娘的模樣，分明就是有恃無恐，可不像是會任人宰割的樣子。
徐管事看向孟老爺子，陰森森道：「此事可是真的？」
當初是孟家人哭著喊著說五百兩銀子他們實在沒有，倒是願意賣掉他們家的長孫女來抵債。
那時他們心中還覺得好笑，風月閣什麼樣的女人沒有，想拿個才八歲的小丫頭抵下幾百兩銀子的賭債，也真是異想天開，畢竟尋常他們買個姿色不錯的姑娘最多也就是幾十兩銀子罷了。
後來還是那老婆子領了人逛鋪子讓他們看過，他們才肯同意，以孟家那小丫頭的姿色，只要好好培養，將來必是個生財無數的搖錢樹。
他們還奇怪，就孟家這樣的人家，怎麼能生出這樣絕色的小丫頭，現在才知道，他媽的根本就不是孟家生的！他媽的他們差點被人給陰了！
在他們眼裡，和逼賣戰亡將軍的遺孤為娼相比，那什麼兩間鋪子，幾百兩銀子簡直就可以忽略不計。
孟老爺子又驚又恐，沉著臉說不出話來。
孟仲志卻急了，大聲叫道：「你們不要信她，你們答應我的，只要把這丫頭賣給你們，我欠你們的賭債就一筆勾銷。我大哥已經同意了，你們可不能出爾反爾。」
徐管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一個打手就上前踢了他一腳，喝道：「閉嘴。」
孟老太太看到兒子被打，「嗷」的一聲就撲了過去。
徐管事盯著孟老爺子，冷聲道：「說！這是不是真的？這丫頭根本就不是你們孟家的女兒？」
孟老爺子嘴皮子哆嗦著，「是」和「不是」都說不出口。
「是真的。」周氏開口道：「她是我養大的，是不是我生的我最清楚。我自己的女兒早在多年前就夭亡了，她是八年前青州城破，我們從青州逃回來州之時收養的。這事來州城無人知曉，不過當年我女兒夭亡一事，青州城的鄰居都是知道的，雖然故人多已失聯，但真要想找到知情人應也不是難事。」
「妳這賤人給我閉嘴！」孟老太太尖叫，「是真是假又怎麼樣？她是我們孟家養大的，吃著我們孟家的米，穿著我們孟家的衣裳，叫著我兒爹，我孟家要賣她，誰能說一個不字？誰家自小養大的養子養女是不能賣的？」
「可我們不會要。」徐管事冷冷道，就算是想要也不會急於一時，待查明情況看沾得沾不得再說，「看來我們只能帶走貴府二爺，先接手你們的鋪子，等你們籌齊了銀子，再來跟我們換貴府二爺吧。」
說完，徐管事站起身，那些跟來的打手們也立即衝到孟仲志身後要拖他走。
「爹！」孟仲志焦急得大叫。
孟老爺子看向徐管事，孤注一擲道：「徐管事，這丫頭的確不是我們家親生的，但這麼多年來，我們一直把她當作親生的孩子一樣，如果不是這個孽子……唉，

Crescent Family

徐管事，廖大娘，請你們相信我，這孩子的身世絕沒有問題，她家中早無其他親人，否則也不會這麼多年半點消息也沒有。

「當年青州城破，多少孩子成了無家可歸的孤兒，收養孩子的不止我們一家，淪落到那種地方的也不在少數。我知道拐賣官家女是重罪，但徐管事放心，她現在在戶籍上真真切切就是我們孟家的子孫，依著大周律法，我兒確有權力賣她，即便到了官府那裡我們也占理，否則我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行出此事。」

第三章　穆夫人出手相幫

「好一個確有權力賣她！」

一道充滿冷意的諷笑傳來，隨著聲音，一位身穿絳色綢襖的婦人從裡屋走了出來。

徐管事和廖大娘看見這位夫人，面色俱是一變，因為這位不是別人，正是來州衛指揮使司指揮使穆元安的夫人，兩人立刻站了起來給穆夫人請安。

他們此時面上雖然還好，心中卻已經是驚濤駭浪，真是倒了八輩子的血楣，沒吃上肉，還惹了一身腥！

孟家人見狀也是大吃一驚，但他們尚未反應過來，只瞪著穆夫人，孟老太太更是說出「妳是何人」這樣的話來。

全家反應最快的孟老爺子卻是驚怒恐懼到了極點，他雖不知這位夫人是誰，但看她的穿戴打扮、身旁身後跟著的丫鬟侍衛，再有那在他們面前不可一世的徐管事在她面前都畢恭畢敬的，便知道不是尋常人。

何況還是從他們家裡間出來的，那就是早過來了！

孟老爺子再看站在一邊的周氏，心裡真是恨極了她。

這個愚蠢的毒婦竟然敢招官家人過來，這樣害了孟家，她就能得什麼好嗎？

穆夫人卻是不理會此時心思各異的眾人，只是徑直走到堂前的主位坐下，喚了明舒到她身邊。

她握了明舒的手，安撫地點了點頭，這才轉向孟老爺子，冷笑道：「孟老爺子，剛剛明舒姑娘還提醒了你，你們家族譜上的長女叫做孟柔，戶籍上也同樣如是，那賣身契根本就沒有用，再說明舒姑娘是什麼身分，就你也配稱是她的祖父？是誰給了你這個權力和臉面，竟敢自認是明舒姑娘的祖父！」

孟老爺子面上血色盡失，他再顧不得什麼，一下子就跪了下來，道：「這位夫人，您可是舒姐兒的家人？」

沒等穆夫人回答，他瞬間涕泗橫流地嚎道：「真是家門不幸，竟然讓夫人見到如此醜事！夫人，舒姐兒之事我們著實是被逼無奈啊，孽子欠下賭債，賭坊的人逼上門來，如若我們不交出舒姐兒，就先要他的胳膊再要他的命。

「再有那風月閣的人再三保證，他們絕沒有要逼舒姐兒為娼妓之意，而是見到舒姐兒品格出眾，不忍她流落鄉野、明珠蒙塵，想要帶了她去好好教養，將來尋得一位貴人嫁了，否則我們就是捨了性命也不捨得賣了她去啊。」

真是好口才，黑的都能說成白的。

穆夫人怒極反笑，「你可真是人才，就是我們來州城的城牆也不見得能比你的臉皮厚，是不是打仗的時候拖了你出去，還能抵得上城牆的效果？」

Crescent Family

她再冷笑一聲，怒斥道：「而且你算是個什麼東西，舒姐兒也是你叫的嗎？還張口閉口就是明舒姑娘的教養、婚嫁，又是誰給你的膽子？

「當年楊護衛將明舒姑娘託給孟大夫人，同時還給了她三百兩銀子，講明的是請孟大夫人代為照顧明舒姑娘一段時間，那三百兩銀子一半是酬金，一半是謝禮，就是大戶人家請乳嬤嬤和教養嬤嬤，一個月一兩銀子也就夠了，八年也不過一百兩銀子！

「可你們強行從孟大夫人手中奪走那三百兩銀子，又搶了明舒姑娘身上的金鐲和瓔珞給你們孟家置辦家業，甚至以下犯上要把主子給賣了，現在竟然敢厚著臉皮說出這種無恥至極的話來？」

穆夫人一開口，就將周氏定為收了酬金，暫時代為照顧明舒的嬤嬤，而孟家人則是搶了周氏的俸祿和酬金，欺負主子年紀小的貪婪之徒，而不是什麼養祖父母。要知道這兩者的性質完全不一樣，若是親人，不管血緣上還是名義上，總歸有一分責任在，但若是奴大欺主、騙賣明舒，就算將來明舒不管他們的死活，甚至嚴懲打殺了他們，世人也只會說是他們惡毒貪婪，罪有應得，而不是說明舒沒良心，心狠不孝什麼的。

孟老爺子當然聽出了穆夫人的意思，他冷汗涔涔，跪倒在地，「夫人，這是誤會啊！舒姐兒她的確是……」

「住嘴！」穆夫人厲聲道：「就是我都要尊稱明舒姑娘一聲姑娘，你竟然一口一個舒姐兒，完全不顧尊卑有別，來人，把他給我打到不能說話為止！」

此話一出，一個侍衛就上前來，對著孟老爺子的臉掌摑了十幾下，不過是一瞬間，孟老爺子那臉就跟蒸糕似的腫了起來。

孟老太太一聲尖叫，立即就有人迅速地上前堵了她的嘴，孟伯年想上前也被制住，而孟仲志早已嚇得癱倒在地，身體抖得跟篩糠似的。

制住了孟家人，穆夫人就轉頭看向徐管事和廖大娘，淡淡道：「今日我過來是為了接走明舒姑娘的，無意打擾你們辦事，我之後還有事情要和孟大夫人談，你們還有什麼事情要處理就趕緊做吧，等你們走了，我才好料理我的事。」

那徐管事和廖大娘都被穆夫人的雷厲風行給驚住了。

徐管事摸了摸頭上的虛汗，尷尬笑道：「夫人，我們那不過都是小事，既然夫人要辦事，那我們就不打擾了。」

穆夫人冷笑道：「小事？原先我看你們氣勢洶洶，不像是小事啊，怎麼能說走就走呢？」

她說完就轉頭看向明舒，換了語氣溫聲道：「明舒姑娘，他們先前也冒犯了妳，妳說要怎麼處理？」

她語氣雖溫和，看著明舒的眼底卻帶著些打量。

夫君千叮嚀萬囑咐，說這小姑娘身分貴重，更是那位看重的人，定要妥善處理，不要留下什麼隱患，更不能怠慢了她。

她原本想著可惜了，好端端的千金小姐竟流落鄉野，被人這般糟蹋，雖說只有八歲，將來接回去好好教導應該還能教得不錯，但到底耽擱了這些年，想要出類拔

Crescent Family

萃怕是難，心性別長歪就萬幸了。
可是見到明舒之後，穆夫人才發現自己錯得有多離譜。
容貌是天生的也就罷了，但那份處變不驚的鎮定，那微微抬下巴時不經意間流露出的矜貴之氣，哪怕她身上穿的只是黯舊的土花襖子，也讓人不由得心一凜。
這哪裡是什麼養在鄉野間的孩子，就是京裡那些頂級勳貴精心培養出來的姑娘，恐怕也不會有這份氣度。
她剛剛命人出手懲治那孟老爺子，這孩子的眼神竟是動都沒動一下，冷淡幽深，就是她都猜不出其心思，著實讓人心驚。
明舒當然感覺得到穆夫人的打量，但她前世就認識這位夫人，對她的性格和品性算得上瞭解，所以此刻也並無任何懼意和忌憚。
之前她讓大哥孟石桉請的其實是隋夫人，她和隋夫人曾有過數面之緣，前世她被孟家人賣進風月閣之後，是隋夫人得了消息，特地將她高價買了過去，當然，並不僅僅只是因為她們是舊識，有一部分原因是她根骨好，有習舞的天分。
她方才寫了一封信，讓孟石桉送去來州藝坊，內容並不是求她高價把自己從孟家人手中買走，而是八年前青州主將夏成拓將軍戰死和其女失蹤一事。
前世跟著隋夫人習舞七年，她熟知隋夫人的性格，得了這封信必定不會坐視不理，而只要她的身分有問題，賭坊和風月閣的人就不敢隨意帶走她。
但她沒想到來的竟是穆元安的夫人—— 穆元安是趙景烜的表哥。
穆夫人一出現，她便知道自己的身分應該是從隋夫人那裡洩露出去了，趙景烜比前世更早知道了她的身分。
徐管事立即跟明舒請罪，「姑娘，是我們不知內情，冒犯了姑娘，還請姑娘恕罪，這區區賭債不過是小事—— 」
「欠債還錢，天經地義。」明舒打斷他的話，「不知者不罪，況且剛剛你們也只是找孟家人追債，對我倒稱不上有多少冒犯。你們既是追債，先前不是說過孟家沒有女兒賣就要帶走孟家二爺，接手孟家鋪子嗎？那你們就趕緊俐落地把人拖走，不要再留在這裡礙我的眼。」
她語氣冷漠，隱隱帶著些嫌惡，那表情也冷淡無比，彷彿處置的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什麼一文不值的髒東西。
眾人都有些心驚，尤其是那廖大娘，明舒說話時掃了她一眼，看得她寒毛都豎了起來，見鬼了，不過是鄉野長大的小姑娘，怎麼會有這種眼神？
孟仲志反應過來，剛想逃跑就被賭坊的人制住，堵了口，很快拖了出去。
孟老太太的嘴還被堵著，眼看兒子被拖出去，她目眥盡裂，邊發出「唔唔」聲邊死命掙扎著，卻是半點也動彈不得。
孟老爺子瞪著明舒，嘴巴蠕動，卻發不出聲音來，他因為被打，那副樣子著實有些淒慘恐怖。
孟伯年則是不敢置信，他紅著眼睛看著明舒，「舒……」
猛然想到穆夫人的話，他又改了口，哆嗦著道：「姑、姑娘，他畢竟……畢竟曾是妳二叔，看著妳長大的……」

Crescent Family

明舒並不理會他，他們之間那淡薄的父女之情早在上一世他摁了手印，將她賣入窯子之後就斷了，等得知他眼睜睜看著他的父母兄弟害死周氏，心安理得的續娶嬌妻之後更是只餘厭惡和痛恨，哪怕他是她兩個兄長的生父，她也不會生出半點感情給他。

徐管事在江湖上闖蕩已久，看小姑娘那神情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了，不由心驚膽戰，真真是個狠辣的，不僅如此，她小小年紀就主意極深，那眼神就連他都看不透。

這樣厲害的小姑娘，還是將門之後，也不知道孟家人的腦袋是不是被門給夾了，竟敢把她往窯子裡賣。

想到這裡，徐管事就是一腦門的汗，今天真是差點犯了大錯。

他和廖大娘小心翼翼地陪笑請罪，只恨不得早點離了這是非之地，「姑娘，穆夫人，今日是小的們魯莽，冒犯了姑娘和夫人，還請姑娘和夫人恕罪。」

穆夫人點頭，道：「明舒姑娘不計較，這件事情就算了，但記住，今日你們只是來追債，其他的什麼也沒看到，什麼也沒聽到。」說完又看了那些打手一眼。

徐管事和廖大娘自然連聲應下，表示定會約束屬下，這才告辭而去。

待賭坊的人離去，明舒看也沒看被人制住的孟老爺子、孟伯年等人，只走到穆夫人前面給她行了一禮，「夫人，我還有事想和我娘還有兩個兄長說，還請夫人稍候。」

穆夫人點頭，笑道：「去吧。」

她是將門之女，嫁的也是武將，行事果決，手段剛厲，但實際心地卻敦厚善良，她贊成明舒對孟家這般貪婪惡毒之人毫不留情，卻也願意看到她有溫情的一面，如果明舒對維護她的養母和兄長們也是如此無情，她便會覺得這個孩子太過心狠涼薄了些。

明舒和周氏、孟石桉，還有孟石文一起去了後院廂房，一入房間，她就給周氏行了一個跪拜禮，道：「娘，以後我不能留在孟家了，孟家人貪婪狠毒，孟伯年軟弱愚孝也靠不住，想來他們必然會因我之事遷怒娘，或是用各種手段逼娘讓我去救孟仲志。我會請穆夫人留下一個嬤嬤照顧娘，這些日子還請您千萬要多保重，如果您願意，等這幾日我安排好，就接娘和哥哥們隨我一起離開。」

周氏張了張嘴，伸手將明舒摟進了懷中，眼淚流了下來。

穆夫人是在孟家和賭坊的人回來之前就到來了，因事情急迫，穆夫人並沒有跟她解釋多少，只說明舒是她故人之女。

穆夫人身分擺在那，不管她心中有多驚疑和擔心，也知道自己必是留不住明舒了。

「舒姐兒，妳不必擔心娘，娘先前已經找人送信給周家，等妳走後就會帶著妳兩個哥哥去周家避上一段日子，等賭坊之事了了，娘就會請孟氏宗族出面了結這件事情。」

孟伯年在這件事上的作為已經徹底寒了她的心，她是不打算再跟他繼續過下去了。

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這些年孟伯年愚孝，以及無休止縱容孟仲志的行為早就讓

Crescent Family

她厭倦，夫妻間也沒了感情。
今日之事，如果不是穆夫人突然出現，她毫不懷疑他們會就這樣把明舒賣到窯子裡去。
而且，她相信這不會是結束，有誰能相信一個嗜賭之人說從此以後會好好過日子的話呢？
孟伯年今天能為了弟弟賣掉女兒，明天就能賣掉自己和兩個兒子。
而兩個兒子很是護短，發生這樣的事情，若再繼續住在一起，難保一時衝動做出什麼事情來，毀了他們的一輩子，還不如她早早帶他們離開。
周氏心中已有決定，但在她眼裡明舒還小，此刻更不是讓她擔心自己的時候，便只道：「舒姐兒，妳放心，有穆夫人的嬤嬤在，孟家人不敢拿我怎麼樣的。更何況以他們的德性，怕是還想求著我找妳救他們的心肝兒子、寶貝弟弟呢。」
「娘，您想要我管他們嗎？」明舒問道。
若依她自己的意思，她絕不可能管孟家人的死活，她沒直接把他們大卸八塊已經算是他們走大運了。
但她雖然心中已這麼決定，卻還是想問過周氏，再說處置孟家人也不是只有一種方法。
聞言，周氏臉上浮現出厭惡和痛恨。「管？怎麼管？舒姐兒，我明白妳自小善良，但妳可知道一個女人被賣到窯子以後過的會是什麼樣的生活？他們能做出這樣的事，妳殺了他們都不為過！」
那可是窯子啊，女兒才八歲，他們居然就能起這樣的歹心，做這樣惡毒的事，一想到這個她就不寒而慄。
周氏將明舒拉入懷中，「舒姐兒，以後娘不能在妳身邊照顧妳了，娘也不知道妳將來會遇到什麼人、遇到什麼事，更不知道將來別人會不會教妳什麼事都要以家族的利益為重，動不動就讓妳委曲求全，但在娘眼裡，舒姐兒妳才是最重要的，將來若是遇見有心害妳之人，絕不能心慈手軟，遇到說著大道理想要犧牲妳換取利益的人，也絕對不要忍讓聽從，知道了嗎？」
她並不知道女兒未來的家人會怎麼樣，但當年青州城破，卻只有一個護衛護著她離開，很難說親生父母還在不在，又還有什麼親人在這世上。
現在明舒這麼突然的被帶走，又長成這副水靈模樣，周氏很難不擔心，可悲哀的是，她根本護不住這個她從小捧在手心疼愛的孩子。
明舒感動不已，淚水一下子又滾落下來。「娘，您跟我一起走好不好？當年那護衛本來就是將我交給娘代為照顧，您留在我身邊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……不，這件事情我會安排好的。」
她會安排他們離開，卻不會委屈周氏跟著自己進英國公府或者長公主府做個嬤嬤，從而讓國公府拿捏住他們，她會護著他們，讓他們以後好好的活著。
明舒擦了擦眼淚，深吸了口氣，道：「娘，我不會有事的，以後我們還在一起，而且我還有哥哥啊，以後誰敢欺負我，哥哥會幫我討回來的。」
她轉頭看向一直站在一旁的孟石桉和孟石文，「對嗎？大哥，二哥，以後誰敢欺

Crescent Family

負我，你們就幫我揍他們。」
「當然。」孟石桉原本一直沉著臉，此時聽明舒這般說，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孟石文更是舉起了自己的小拳頭揮了起來，認真地道：「誰敢欺負妹妹，我就把他揍成死豬頭！」
明舒看他這樣，想到今早他才真的把人揍成了豬頭，也抿唇笑了出來。
一直都是這樣，前世的時候，這兩個哥哥後來也都陪在她身邊，為她出生入死，從來不曾因為她不是他們的親妹妹而有任何改變。
不過前世因為孟家人害死了周氏，孟石桉和孟石文對孟家恨之入骨，但這一世卻有所不同，她不確定他們是不是同意她的做法。
明舒收了笑容，問道：「大哥，二哥，今天我沒有管孟仲志的死活，也沒有制止穆夫人傷害你們的祖父祖母，你們會不會覺得我太狠心？」
這回孟石桉還沒開口，孟石文就已經揮著拳頭，滿臉戾氣地道：「妹妹妳說什麼呢？我們怎麼會覺得妳心狠，他們竟然想要把妳賣進那種地方替他還賭債，我呸，別說替他還賭債了，我還想親手打死他呢！」
孟石桉拍了孟石文的腦袋一下，這才對明舒道：「妹妹，賭債是他自己欠下的，本來就該他自己還，想來祖父祖母和爹也不會不管他，定會傾家蕩產替他還債。妹妹妳不必替我們擔心，以後照顧好自己就行。」
明舒的眼睛有些發酸地點了點頭，他們不怪她就行，至於他們和孟家其他人的關係，她不會插手干預。
她忍了忍眼中的淚意，道：「大哥，那你以後有什麼打算嗎？」
孟石桉嘴角沉了沉，但還是道：「我打算去參軍。」他今年十四歲，已經到了入伍的年齡標準。
他在這北疆長大，身邊接觸的退伍軍人也多，還跟著他們學過一些功夫，心底一直都有上陣殺敵的夢想。
今天的事讓他覺得只有自己強大了，才能保護想要保護的人，而在這邊疆，他能想到的唯一途徑就是上戰場殺敵立功了。
一旁的周氏聞言一驚，可是張了張嘴卻沒出聲。
她不想跟孟伯年過了，這兩個兒子畢竟姓孟，她是很難帶走他們的，不過聽了兒子的話之後，她心裡便萌生出一個想法——
參軍並不是一定要上戰場，也可以去後方和軍戶家眷一起做些支援的工作，或許她可以帶著兩個兒子去軍營？
明舒對於孟石桉的決定倒是沒有半點驚訝，因為前世娘死後，孟石桉就帶著孟石文一起去參軍，那時孟石文還不夠年齡上戰場，但軍營總是缺人的，他又正好識字，就被收去做文書方面的工作。
至於前世孟石桉入伍之後九死一生，吃過不少苦，這事她心中已另有打算，絕不讓大哥再這般辛苦。
「好，不過大哥先不要著急，我想辦法幫你找一個武藝師傅，這段時間你好好保護娘，等我安頓好就會派人過來接你們的。」明舒說完回身抱了抱周氏，「娘，

Crescent Family

將來我身邊就算有親人，也都是陌生的，我不知道會是什麼情況，只想要娘和大哥二哥都能在我身邊，所以你們一定要保重自己。」

第四章　討個丫鬟伴身邊

屋外大雪紛飛，明舒和周氏幾人說完話就隨了穆夫人離開，甫一出門冷風就夾雜著飛雪灌進了脖子，她身上穿得單薄，立即就被吹得打了個冷顫。

穆夫人看見，怪自己大意，忙脫下了自己身上的狐裘披風想要給她披上，明舒卻是搖了搖頭。

她並不覺得冷，反而覺得如此還要更清醒些，活著的感覺也更強烈。

她回頭看了一眼站在門口送她的周氏和兩個兄長，心頭微微酸痛，接著轉身跟著穆夫人上了馬車。

至少，這一次她有跟他們道別，她回頭的時候他們還在那裡。

這一世，她定會護著他們。

而明舒不知道的是，從她出了孟家的門到上馬車，遠處一輛馬車上的玄衣男子一直都在看著她小小的身影。

明明相隔很遠，但他是習武之人，目力極好，她的一切他還是看得清清楚楚，緊抿的唇瓣，凍得發紅卻越發雪白的臉頰，甚至她長長的睫毛之上落下的雪花，他都看得分明。

原來她長成這樣，趙景烜心道。

在他那些零碎的夢裡，她幼時的模樣一直都是有些模糊的，倒是有幾次夢到她長大時的片段，面容還要更清晰些。

這兩年來，從他離開京城回到北疆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作上一段關於她的夢，他初時還只以為是偶然，後來夢得多了才覺出異常，最後一點一點的拼湊，竟然也讓他憑著那些零碎的線索拼湊出了她的身分。

燕王府是開國時分封的藩王府，趙景烜的太曾祖父是大周開國皇帝，太祖皇帝唯一的同母弟弟。

從前朝至今，北疆都一直是戰亂混雜之地，荒蠻無甚產出，但卻異族雜居，還要常年防範北邊的北鶻和西越人的攻擊。

太祖皇帝不放心將重權交給其他人，就分封他的弟弟為燕王，坐鎮北疆，成為了大周唯一手握重兵的藩王。

但從第一代開始，每代燕王都要將嫡子送回京城，交由宮中教養，短則數年，長則十數年，待成親之後才能返回北地。

他是這一代燕王府中唯一的嫡子，五歲就被送到京城，一直到十五歲才回來北地，當時他便被養在淑太妃的流慶宮。

文和六年，京中動亂，淑太妃受到驚嚇病重，彼時福安長公主在北疆剛剛誕女不過兩月，得了消息就趕著回京探望生母淑太妃，只能留下早產病弱，不宜長途跋涉的女兒在北疆，結果半年之後青州被圍，女兒失蹤，生死不明。

這所有事情的起因源於文和六年初的那場動亂，而導致她被追殺失蹤等等一系列事情也都和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Crescent Family

趙景烜想，他會夢到這些大概就是因為他欠她的，只要送她回京城，這件事情便可以了了吧。
「走吧。」車簾垂下，他沉聲道。
片刻後，馬車便往相反的方向去了，只在雪地上留下了幾道重重的車輪印。
風雪很大，就是那車輪印很快也都掩蓋在了風雪之中，不留一絲痕跡。

明舒上了馬車後便給穆夫人行了一禮，道：「多謝夫人相助。」
穆夫人拉著她坐下，笑道：「不過是舉手之勞，姑娘不必多禮，而且我今日不請自來，還請姑娘勿怪。」
「夫人能前來小女子感激不盡，又怎會相怪？」
穆夫人笑了一下，但隨即笑容又黯了下去，輕歎道：「夏姑娘，妳是不是很奇怪過來的是我，而不是隋夫人？」
夏，才是明舒的本姓。
先時在孟家，穆夫人稱呼她為「明舒姑娘」，是不想她的身分外洩，現在馬車之上只有她們兩人，她便不再遮掩，直呼「夏姑娘」了，也是告訴明舒自己知道她的真實身分。
明舒抿了抿唇，她的確是驚訝的。
這裡是燕王的地盤，她預料到她的身分拋出來後燕王府的人遲早會知道，但她沒想到會這麼快，而且還直接肯定了她的身分。
不過她倒也不擔心再和趙景烜有前世那般的牽扯，因為她現在只有八歲，還是個孩子。
「夫人身分貴重，小女子的確沒有想到夫人會親自過來，畢竟小女子只是給隋夫人寫了一封信，內容真假難辨，甚至連一件信物都沒有。」
穆夫人看著她，憐惜地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這事的確是有些偶然，但也是有原因的。我見姑娘寫給隋夫人的信件，想來姑娘是知道一些自己的身世的，但姑娘自幼流落在外，知道的可能也只是別人告知的隻言片語，不曉得姑娘對自己的家族和外祖家知道多少？」
自然是比妳想像的都要多。
不過這話明舒沒說，而是順著穆夫人的話道：「的確只是隻言片語，不知夫人剛剛所說的原因是什麼，能否告知小女子？」
穆夫人伸手摸了摸明舒的頭髮，憐愛地道：「姑娘可能不知道，除了姑娘的父親是邊關大將，姑娘的生母還是當今陛下的妹妹福安長公主。八年前，長公主在北疆誕下姑娘，可沒多久姑娘的外祖母淑太妃娘娘在京中病重，長公主要趕回京城探望。可彼時姑娘不過才出生兩個月，身體虛弱，並不宜長途跋涉，長公主只能無奈留了姑娘在北疆，自己回京，卻不想半年之後就發生了青州之戰，青州城破，夏將軍戰亡，姑娘也不知去向。」
這些事情明舒早已經知道，但此時聽到穆夫人這樣緩緩道來，胸中還是有一股難

Crescent Family

言的酸澀和鬱憤。
她不僅知道這些事情，還知道當年父親明明給她挑了數名功夫拔尖的侍衛，護衛她一個孩子出城根本沒有問題，卻因為遭人追殺，幾乎全員戰亡，以致她流落鄉野。
她甚至知道當年青州被圍，明明援軍已經抵達相隔不過兩天腳程的慶州，卻遲遲不肯出兵救援，以致青州城破，父親戰亡。
這些仇，這一世她都要報！
穆夫人握了握她冰涼的手，續道：「這些年長公主從未放棄過尋找姑娘，這北疆是燕王爺的封地，姑娘有所不知，燕王世子是在京城長大，幼時就是養在淑太妃娘娘的宮中，所以和妳外祖母、妳母親的感情十分深厚。
「世子知道長公主牽掛著姑娘，回到北疆之後也一直在幫忙尋找，我夫君是世子的表哥，此事他也清楚。我和隋夫人相交，她在北疆人緣甚廣，所以此事我也曾跟她提起，尋求她的幫忙，是以隋夫人收到姑娘的信件之後，就立即趕過來告知於我，這也是為什麼今日過來接妳的是我，而不是她。」
趙景烜一直在替她母親尋找她？那前世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看來真的如她前世所猜想，他是在見到自己的第一面就懷疑起自己的身分，所以從來不近女色的他才會破例收了她。
她很清楚，最初他對她可並沒有什麼男女之情，不，其實應該說一直都沒有。
世人都說她是他心尖子上的人，只有她知道，他心中只有權勢和戰場，哪裡有什麼時間花在兒女情長上，只不過因緣際會下她才成了他的侍妾。
而正因為他對男女之事冷漠，她便成了他唯一的女人，他需求旺盛，在外人看來便好像他獨寵她一般，其實一切都不過是表象而已。
但在英國公府找上自己之前，他從來都沒跟她說過這件事。
穆夫人看明舒怔怔的樣子，只當她是乍聞自己的身世需要慢慢消化，心裡歎息了一聲，慢慢道：「至於為何我絲毫不懷疑姑娘的身分，那是因為我在京中長大，幼時曾有幸見過淑太妃娘娘和長公主，只要是認識淑太妃娘娘和長公主的人，再見到姑娘就不會有任何懷疑了。」
並不是眼前的小姑娘相貌有多像淑太妃和福安長公主，至多也就兩三分吧，主要是她眉宇間的神韻實在像足了淑太妃。
明舒聽到穆夫人說起自己的外祖母和親生母親，倒是真有些別樣的滋味，畢竟前世她一輩子也沒見過她們。
她低聲道：「夫人見過我外祖母和我母親，能跟我說說她們的事情嗎？」
穆夫人聽她聲音細微低弱，心中越發憐惜，便挑了一些事情說，例如淑太妃當年是如何寵冠後宮，至於福安長公主是先帝最寵愛的公主，就是現在，當今陛下對這位妹妹也十分看重，太子更對這個姑母敬重萬分。
還有，英國公府的爵位原本到明舒祖父這裡便是最後一代，但因為她父親的戰功，破例又封了她大伯父夏成倧為英國公世子，之後福安長公主堅持不肯再嫁，而是過繼了夏成倧的幼子夏延林，皇帝已經冊封她這個年僅十三歲的從兄為沐恩

Crescent Family

伯……
明舒腦中閃過自己前世的那一生，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，她一路就默默地聽著穆夫人說話，再未插言。

穆夫人將明舒送到了穆府的一座別院，對她道：「姑娘先在這裡歇息兩日，今兒晚上隋夫人會過來看望姑娘，還有孟大夫人那裡我也會派人去查問情況，等有什麼消息就會告知姑娘，還請姑娘放寬心，好好歇息。」
她頓了頓，又道：「世子的意思是讓姑娘先好好歇上一段時間，也想想往後的打算，如果姑娘想早日回京城，世子便會安排人護送姑娘回京，若姑娘不急，世子則讓人送信回京城，由長公主府和英國公府派人來接姑娘，不過這樣來回大概需要四五個月的時間。」
明舒皺了皺眉，她知道趙景烜的意思，巴巴兒的自己回去和讓人來接，京中眾人對她的態度也會有所不同。
她想了一下，道：「夫人，我可以見見世子嗎？」
京中的事，趙景烜肯定是最清楚的，或許她可以和他合作。
這一世不做他的女人，並不表示不可以有其他關係。
穆夫人一愣，隨即柔聲道：「世子在軍中，未必有時間過來見姑娘，不過我會讓人送消息給世子的。」
她可做不了燕王世子的主，並不敢把話說太滿。
明舒謝過。
穆夫人又跟她細細說了一下這別院的情況，讓幾個服侍的丫鬟嬤嬤過來見過明舒，再囑咐她好生歇息就離去了。

當晚，隋夫人果然來了別院探望她。
看到此刻已經打扮一新的明舒，隋夫人眼睛亮了亮，隨即歎道：「我一直覺得我們的緣分淺了些。原先妳在孟家的時候，我還有個妄想，如果有機會希望能收妳為徒，現在連這最後一絲妄想都沒了。」
前世她們的確有師徒緣分，明舒對隋夫人也有很深的感情，但是一想到那七年的習舞生活……還是算了吧。
她笑著道謝，「今日之事還要多謝夫人，如果夫人不嫌棄的話，將來有機會還望夫人能指點一二。」
隋夫人笑了笑，只當這是客氣話，明舒的身分得到確認，怕是不久之後就會離開北疆回到京城，和她怎麼還會有什麼交集？
不過結個善緣總是好的，她拍了拍明舒的手，道：「姑娘不怪我自作主張就好了。因為姑娘給我的信件牽扯實在甚大，我畢竟也是風塵之人，怕處理不好就會拖累姑娘的名聲，這才將信件轉交了穆夫人，還請姑娘勿怪。」
明舒搖頭，道：「夫人是為我考慮，我怎麼會怪夫人？」

Crescent Family

兩人說了一會兒話，在隋夫人準備告辭之際，明舒猶豫了一下，道，「夫人，我還有一事相求，我聽大哥說他今日給您送信之時，差點就被外面的人趕走，還是香草姊姊看見，幫他遞了信給夫人，不知夫人能否割愛，將香草姊姊給我，我想讓她做我的貼身丫鬟。」

她頓了一下，又道：「這也是我的私心，我知道我可能很快就要離開北疆去京城，那裡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想身邊能有一個自小認識的人。」

香草是明舒幼時的鄰居，年長明舒四歲，家中除了父親，還有一個兄長、繼母和繼母所出的弟弟。

香草的父親是個藥農，家裡有十幾畝的藥田，雖不算富裕，但維持家中溫飽還是可以的，只是好景不常，兩年前她父親上山採藥時不小心摔傷，臥病在床半年多。那半年為了給她父親治傷，把家裡的藥田都給賣了，最後為了賺錢，她兄長去做了跑藥商，就是在邊境倒賣藥材，卻遇上戰事失了音訊，她父親聽到這事憂急攻心，竟過世了。

父親去世，兄長失蹤，彼時香草家裡已經沒了進項，日子過不下去，她繼母另和人看對了眼，但那男人的母親卻不允她繼母進門，除非她繼母肯把香草送給那婆子的娘家侄孫做童養媳。

可那婆子的娘家侄孫不僅傻而且癱，香草年紀雖小，性子卻烈，也是個有主意的，她不願意嫁給那人，就把自己賣給了藝坊，和繼母一家斷絕了關係。

前世明舒入藝坊之後，因為兩人自小相熟，關係也格外親近些，後來香草因為意外毀了嗓子，就跟著明舒做了她的丫鬟，一直到她死都陪在她的身邊。

如果可以，這一世，明舒還是想讓香草回到她的身邊。

隋夫人聽明舒說起這個，先是愣了愣，隨即眼神就放柔了。

原先她看小姑娘神色鎮定從容，又兼是明舒自己寫了信跟她求救，那般情勢之下，信中字跡仍是雋秀瑩潤，不見半點焦躁慌亂，她便也忘了明舒現時的處境，忘了她其實也不過才是個八歲的小姑娘。

雖然她身世已明，可是京城遙遠，生父又去世，那裡到底是個什麼情形也未可知，她想要一個熟悉的人陪伴在側也再容易理解不過。

思及此，隋夫人的聲音也帶了些憐愛，柔聲道：「不過就是一件小事，明日我就將香草送過來。」

「謝過夫人。」明舒露出笑容，「不過夫人也請先問問香草，畢竟跟了我可能就再也不能回北疆了，如果她猶豫，還要麻煩夫人您帶她過來見我一趟。」

她記得，這個時候香草失去音訊的兄長梁榮應該已經回了來州，只是他此時身無分文，手上還受了傷，並沒有能力將香草從藝坊贖出來。

隋夫人拍了拍她的手，道：「無礙，香草並不喜藝坊，能夠陪在妳身側，她肯定樂意至極。」

第二日，隋夫人就將香草連著她的賣身契一起送過來給明舒。

Crescent Family

正如隋夫人所說，香草進藝坊實在是被逼無奈，現在能有機會脫了樂籍她自然願意，更何況要贖走她的是自小一起長大，相知甚深的鄰家妹妹。
不過她給明舒磕了頭之後，立刻請求道：「姑娘，離開北疆之前，奴婢能不能見奴婢的大哥一面？」
兩人雖是舊時鄰居，但香草過來之前隋夫人就已經教導過她，讓她謹記自己以後只是明舒的丫鬟，萬萬不可以朋友自居，姊妹相稱，更不能因為明舒年紀小就看輕她，做了逾越身分之事，是以過來之前她便已調整好了自己的心態。
明舒當然不介意香草去見她大哥，事實上，前世除了香草是她的丫鬟，香草的大哥梁榮後來也跟著她們一起去了京城，她在外面的很多產業還是梁榮打理的，他性子沉穩，為人牢靠，交給他她很放心。
京中的情況一切尚未可知，她當然要培養一些自己的人，幫自己打理外面的事情，不能讓自己去了京城就陷入完全被動的局面。
不過，明舒看著桌上自己細細的小手，苦笑了一下。
現在的她還真是一無所有，就是回京城也要借用別人的力量，正因為這樣，很多事情她都要仔細地安排。
明舒柔聲道：「當然可以，過幾日妳就代我去孟家看看我娘和大哥他們，順便也見見妳大哥吧，這次我去京城，是想要帶我娘和大哥他們一起進京的，妳也幫我問問妳大哥，他可願意同去？等去了京城，我想讓我娘繼續開醬菜鋪子，但我大哥二哥年紀都還小，娘又是婦人，外面會有很多事情需要人幫忙打理，想問問妳大哥是否肯跟著過去幫忙。」
孟家原本有兩個鋪子，一個是雜貨鋪，一個則是醬菜鋪子，裡面的醬菜都是周氏親手醃製的。
北疆嚴寒，一年差不多有大半的時間都是在積雪中度過，是以幾乎沒有新鮮蔬菜，主要都是靠著地窖裡的存糧和醬菜下飯。
北方的女人都會醃製醬菜，但周氏的廚藝更好，不同的蔬菜果類都能根據它們本身的味道醃製出特色來。
明舒打算帶周氏等人去京城，卻沒想讓他們依附長公主府或者英國公府，過著看人臉色的生活，而是想讓娘能繼續做她擅長的事，這樣她肯定也會開心很多。
而且，無錢寸步難行，她要自己賺錢，如此行事才能方便許多。
香草大喜過望，「姑娘，奴婢大哥肯定會願意的！」
她大哥自從跑藥回來發現父親去世，自己被賣進藝坊，一直都覺得是他的錯，整個人沉浸在痛苦內疚中，現在自己能有機會脫離藝坊，他也能振作起來重新開始，必然是肯的，在北疆還是去京城又有什麼重要呢？
而且他們跟繼母一家早就斷絕關係，只剩下他們兄妹倆相依為命，她要跟著姑娘去京城，相信就算姑娘不邀請，她大哥肯定也會想法子跟著去的。

Crescent Family